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八十七

林瑞翰註

晉紀九 起屠維大荒落盡至光協洽凡三年（己巳至辛未，西元三〇九至三一一年）

孝懷皇帝中

永嘉三年 西元三〇九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辛丑朔，熒惑犯紫微①。漢太史令宣子脩之②，〔考異〕晉春秋作鮮于脩之，今從載記十六國春秋。言於漢主淵曰：「不出三年，必克洛陽。蒲子崎嶇，難以久安。平陽氣象方昌，請徙都之。」淵從之。大赦，改元河瑞③。

（二）三月，戊申（初九日），高密孝王略薨。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爲征南將軍④，都督荆、湘、交、廣四州諸軍事，鎮襄陽。簡，濤之子也，嗜酒不恤政事，表順陽內史劉璠得衆心，恐百姓規璠爲主。詔徵璠爲越騎校尉，南州由是遂亂，父老莫不追思劉弘。

（三）丁巳（十八日），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⑤，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：「太傅專執威權，而選用表請，尚書猶以舊制裁之，今日之來，必有所誅。」帝之爲太弟也，與中庶子繆播親善。及卽位，以播爲中書監⑥，繆胤爲太僕卿⑦，委以心膂，帝舅散騎常侍王

延、尚書何綏、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。越疑朝臣貳於己，劉輿、潘滔勸越悉誅播等，越乃誣播等欲爲亂，乙丑（二十六日），遣平東將軍王秉^⑧帥甲士三千入宮，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，付廷尉殺之，帝歎息流涕而已。

綏，曾之孫也^⑨。初，何曾侍武帝宴，退謂諸子曰：「主上開創大業，吾每宴見，未嘗聞經國遠圖，惟說平生常事，非貽厥孫謀之道也，及身而已，後嗣其殆乎！汝輩猶可以免。」指諸孫曰：「此屬必及於難！」及綏死，兄嵩哭之^⑩，曰：「我祖其殆聖乎！」曾日食萬錢，猶云無下箸處^⑪。子劭日食二萬^⑫，綏及弟機、羨，汰侈尤甚，與人書疏，詞禮簡傲。河內王尼見綏書，謂人曰：「伯蔚居亂世，而矜豪乃爾，其能免乎？」人曰：「伯蔚聞卿言，必相危害。」尼曰：「伯蔚比聞我言，自己死矣！」及永嘉之末，何氏無遺種。

臣光曰：「何曾議武帝偷情，取過目前，不爲遠慮，知天下將亂，子孫必與其憂，何其明也！然身爲僭侈，使子孫承流^⑬，卒以驕奢亡族，其明安在哉？且身爲宰相，知其君之過，不以告而私語於家，非忠臣也！」

（四）太傅越以王敦爲揚州刺史。

劉寔連年請老④，朝廷不許。尚書左丞劉坦上言：「古之養老，以不事⑤爲優，不以吏之爲重，謂宜聽寔所守。」丁卯（二十八日），詔寔以侯就第⑥，以王衍爲太尉。

太傅越解亮州牧，領司徒。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⑦，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。時殿中武官並封侯，由是出者略盡。皆泣涕而去。更使右衛將軍何倫、左衛將軍王秉⑧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。

（五）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⑨，具陳洛陽孤弱，勸漢主淵攻之。淵以誕爲前鋒都督，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，將兵攻黎陽，克之；又敗王堪於延津，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。淵聞之，怒曰：「景何面復見朕？且天道豈能容之？吾所欲除者，司馬氏耳，細民何罪？」黜景爲平虜將軍。

（六）夏，大旱，江、漢、河、洛皆竭可涉⑩。

（七）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、常山，衆至十餘萬，集衣冠人物，別爲君子營。以趙郡張賓爲謀主，刁膺爲股肱，夔安⑪、孔萇、支雄⑫、桃豹、遼明⑬爲爪牙，并州諸胡羯多從之。

初，張賓好讀書，闊達有大志，常自比張子房。及石勒徇山東，賓謂所親曰：「吾歷觀

諸將，無如此胡將軍^⑤者，可與共成大業。」乃提劍詣軍門，大呼請見，勒亦未之奇也。賓數以策干勒，已而皆如所言，勒由是奇之，署爲軍功曹，動靜咨之^⑥。

(八)漢主淵以王粲爲侍中，都督青、徐、兗、豫、荆、揚六州諸軍事，征東大將軍，青州牧，與楚王聰共攻盪關，以石勒爲前鋒都督。劉琨遣護軍黃肅、韓述救之，聰敗述於西澗，勒敗肅於封田^⑦，皆殺之。〔考異〕石勒載記肅作秀，封作白，今從十六國春秋及劉琨集。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、

〔考異〕十六國春秋作王廣，今從帝紀。將軍施融、曹超將兵拒聰等。曠濟河欲長驅而前，融曰：「彼乘險間出

，我雖有數萬之衆，猶是一軍獨受敵也。且當阻水爲固，以量形勢，然後圖之。」曠怒曰：「君欲沮衆邪？」融退曰：「彼善用兵，曠闇於事勢，吾屬今必死矣！」曠等於太行與

聰遇，戰於長平之間，曠兵大敗，融、超皆死。聰遂破屯留、長子，凡斬獲萬九千級，

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^⑧。〔考異〕十六國春秋作劉惔，劉琨傳作襲醇，今從帝紀。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，據襄

垣^⑨。初，匈奴劉猛死^⑩，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衆，誥升爰卒，子虎立，居新

興，號鐵弗氏^⑪，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。〔考異〕劉琨集作百部，今從後魏書、晉書。劉琨自將擊虎，〔考異〕帝紀及

王彌圍壺關，琨使兵救之，爲聰所敗；王廣等及聰戰，又敗，龐淳以郡降賊。十六國春秋，淵五月遣聰攻盪關，敗韓述、黃肅，六月，晉遣王廣等來討，七月，戰於長平，晉師敗，劉惔以壺關降。按劉琨集載，六月癸巳琨答太傅府

書曰：「聰、彌入上黨，唯慙不能禦。」又曰：「安居失利，韓述投首；封田之敗，黃肅不還。浹辰之間，名將仍殄。」又曰：「即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，續遣應揚將軍趙擬梁余都尉李茂與倚併力輕行夜襲，賊捐棄輜車，宵遁而退，追尋討截，獲三分之二。當聰、彌之未走，烏丸劉虎構爲變逆，西招白部，遣使致任，稱臣於淵。殘州困弱，內外受敵，輒背聰而討虎，自四月八日攻圍。」然則琨討虎以上事皆在四月以前也。蓋晉、漢二史皆據奏報，事畢而言之，劉聰遣兵襲晉陽，不克。

今依琨集爲定。

(九) 五月，漢主淵封子裕爲齊王，隆爲魯王。

(十) 秋，八月，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。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，皆爲聰所敗。聰長驅至宜陽，自恃驟勝，怠不設備。九月，弘農太守垣延^⑤詐降，夜襲聰軍，聰大敗而還。

王浚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于飛龍山，大破之，勒退屯黎陽。

(十一) 冬，十月，漢主淵復遣楚王聰、王彌、始安王曜、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，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^⑥帥步卒繼之。丙辰(二十一日)，聰等至宜陽。朝廷以漢兵新敗，不意其復至，大懼。辛酉(二十六日)，聰屯西明門^⑦，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，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。壬戌(二十七日)，聰南屯洛水^⑧，乙丑(三十日)，呼延翼爲其下所殺，其衆自太陽潰歸。淵敕聰等還師，聰表稱晉兵微弱，不可以翼、顯死故還師，固請留攻洛陽，淵許之。太傅越嬰域自守。戊寅(十月丙申朔，戊寅

在十一月），聰親祈嵩山^⑤，留平晉將軍安陽袁王厲、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。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，斬之，厲赴水死^⑥。

王彌謂聰曰：「今軍既失利，洛陽守備猶固，運車在陝，糧食不支數日^⑦，殿下不如與龍驤^⑧還平陽，裹糧發卒，更爲後舉，下官亦收兵穀，待命於兗、豫，不亦可乎？」聰自以請留，未敢還。宣子脩之言於淵曰：「歲在辛未^⑨，乃得洛陽。今晉氣猶盛，大軍不歸必敗。」淵乃召聰等還。

（十二）天水人苟琦等殺成太尉李離、尙書令閼式，以梓潼降羅尙。成主雄遣太傅驤、司徒雲、司空璜攻之，不克。雲、璜戰死。

初，譙周有子居巴西，成巴西太守馬脫殺之，其子登詣劉弘請兵以復讎，弘表登爲梓潼內史，使自募巴蜀流民，得二千人西上，至巴郡，從羅尙求益兵不得。登進攻宕渠^⑩，斬馬脫，食其肝。會梓潼降，登進據涪城。雄自攻之，爲登所取。

（十三）十一月甲申（二十日），漢楚王聰、始安王曜歸于平陽。王彌南出轅轅，流民之在潁川、襄城^⑪、汝南、南陽、河南者數萬家，素爲居民所苦，皆燒城邑，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。

(十四) 石勒寇信都^⑤，殺冀州刺史王斌，王浚自領冀州。詔車騎將軍王堪、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，勒引兵還拒之。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。勒至黎陽，裴憲棄軍奔淮南，王堪退保倉垣^⑥。

(十五) 十二月，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，楚王聰爲大司徒，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。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、安北將軍趙固、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^⑦。

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，東徇青州，且迎其家^⑧，淵許之。

(十六) 初，東夷校尉勃海李臻與李浚約共輔晉室，浚內有異志，臻恨之。和演之死也^⑨，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，說臻舉兵討浚，臻遣其子成將兵擊浚。〔考異〕燕書王誕傳，成作威，今從李洪傳。

遼東太守龐本，素與臻有隙，乘虛襲殺臻，遣人殺成於無慮^⑩，誕亡歸慕容廆。詔以勃海封釋代臻爲東夷校尉，龐本復謀殺之，釋子俊勸釋伏兵請本，收斬之，悉誅其家。

【註】

① 熒惑犯紫微：熒惑，火星之別名，出則有兵。紫微卽紫宮，見卷八十四永寧元年註第五十六。

② 宜于脩

之：胡三省曰：「按姓氏諸書，有鮮于而無宜于。」

③ 改元河瑞：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：「永嘉三年，劉

淵徙平陽，於汾水得白玉印，方四寸，高二寸二分，龍紐，其文曰『有新寶之』，印王莽所造也。」晉書劉淵載記曰：「於汾水中得玉璽，文曰『有新寶之』，蓋王莽時璽也。得者因增『泉海光』三字，元海以爲己瑞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河瑞。」

④以尙書左僕射爲征南將軍：懷帝以高密孝王略爲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鎮襄陽，略既薨，故以山濤爲征南將軍以代之。

⑤太傅自祭陽入京師：越自去年徙屯祭陽，至是復歸京師。

⑥及卽位，以播爲中書監：御覽二二〇引晉諸公贊曰：「懷帝以播爲中書令，朝事莫不諮之，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，無以尙也。」晉書帝紀、繆播傳、王敦傳、東海王越傳俱作中書令繆播。按時王敦爲監，播爲令，此言播爲監，非也。

⑦繆胤爲太僕卿：胡三省曰：「太僕，九卿也，但晉未有卿字，卿字衍。」

⑧平

東將軍王秉：晉書東海王越傳作王景。參閱註十八。

⑨綏，曾之孫也：何綏字伯蔚，何曾之孫，何遵之子。

⑩兄嵩哭之：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曰：「嵩字泰基。」晉書何遵傳云：「嵩字泰基，寬弘愛士，博觀

墳籍，尤善史漢。」

⑪曾日食萬錢，猶云無下箸處：晉書何曾傳云：「曾性奢豪，務在華侈，帷帳車服，

窮極綺麗，廚膳滋味，過於王者。每燕見，不食太官所設，帝輒命其食。蒸餅上不垢作十字，不食。日食萬錢，猶曰無下箸處。」

⑫子劭日食二萬：晉書何劭傳曰：「劭驕奢簡貴，亦有父風。衣裘服翫，新故巨積，食必盡四方珍異。一日之供，以錢二萬爲限，時論以爲太官御膳，無以加之。」

⑬承流：承襲其流風遺習

⑭劉實連年請老：實時爲太尉。

⑮不事：胡三省曰：「不事，謂不使任事也。」

⑯詔實以侯

就第：實封循陽侯。

⑰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：胡三省曰：「謂誅楊駿，廢賈后，誅趙王倫、齊王冏及討

成都王穎及廢羊后，太子覃屢廢屢立，皆殿中人爲之。」

⑱左衛將軍王秉：晉書東海王越傳作王景。越傳

云：「越自滎陽還洛陽，驛朝臣貳己，乃詔帝舅王延等爲亂，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，收延等赴廷尉，殺之。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，由是出者略盡，乃以東海國上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，王景爲左衛將軍，領國兵數百人宿衛。」則景蓋以誅延等功遷左衛將軍。又晉書王衍傳：「王彌寇京師，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。衍使前將軍曹武、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，退之，獲其輜重，遷太尉，尙書令如故。」王彌傳云：「彌進逼洛陽，京邑大震，宮城門晝閉。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，彌屯七里澗，王師進擊，大破之。」是爲七里澗之役。按懷帝紀，彌寇洛陽，衍禦擊走之在永嘉二年五月，東海王越自滎陽還洛誅播、延等及衍遷太尉俱在永嘉三年三月，則王景爲左衛將軍自當在永嘉三年三月之後，衍傳謂左衛將軍王景擊彌，蓋誤也。通鑑於永嘉二年五月謂左衛將軍王秉敗彌於七里澗，於永嘉三年三月謂平東將軍王秉領兵誅播等，繼又曰使左衛將軍王秉領兵宿衛，前後乖錯，蓋通鑑旁採羣書，兼因晉書之誤而未詳考耳！

④積弩將軍朱誕奔漢：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罷振威、揚

威、護軍官，置左、右積弩將軍。又懷帝紀，誕奔漢是在年四月。

⑤夏、大旱，江、漢、河、洛皆竭可涉

：晉書帝紀在三月，五行志在五月。

⑥鑾安：鑾姓，安名。

⑦支雄：支姓，雄名。

⑧遂明：

遂姓，明名。遂晉祿。

⑨胡將軍：石勒本羯人，胡之別種，故謂之胡將軍。

⑩勒由是奇之，署爲軍

功曹：動靜咨之：元和郡縣志曰：「張賓，石勒軍師。」

⑪聰敗述於西澗，勒敗肅於封田：胡三省曰：「

西澗，封田，皆當在壺關東南。」晉書石勒載記曰：「勒敗秀於白田。」顧祖禹曰：「白田原在潞安府西北。」

⑫上黨太守廩淳以壺關降漢：考異曰：「十六國春秋作劉惔，劉琨傳作廩醇，今從帝紀。」是劉惔、廩醇、廩淳本係一人之訛傳，通鑑於此從帝紀作廩淳，於上卷永嘉元年又從十六國春秋作劉惔，遂致前後矛盾。壺關之陷，案

張熲說，當在石勒寇魏郡之前，說見上卷永嘉元年註七十四。

⑤襄垣：襄垣縣，屬上黨郡。宋白曰：「襄

垣，趙襄子所築，因以爲名。」故城在今山西省襄垣縣北。

⑥初，匈奴劉猛死：見卷七十九武帝太始八年

。⑦詔升爰卒，子虎立，居新興，號鐵弗氏：鐵弗氏蓋赫連勃勃之先世。晉書赫連勃勃載記曰：「赫連勃

勃字屈子，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，劉元海之族也。曾祖武，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。」武卽虎，唐人避諱改虎爲

武。魏書劉虎傳曰：「鐵弗劉虎，南單于之苗裔，左賢王去卑之孫，北部帥劉猛之從子，居於新興慮覓之北。北

人謂胡父鮮卑，母爲鐵弗，因以爲號。猛死，子副爺來奔虎父詒升爰，代領部落。詒升爰一名訓兜，詒升爰死，

虎代焉！」

⑧垣延：垣姓，延名。

⑨飛龍山：隋書地理志曰：「恒山郡石邑縣有飛龍山。」括地志

曰：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，在恒山鹿泉縣南四十五里。」山在今河北省鹿泉縣西南，元氏縣西北，當兩邑之交，

勢如伏龍欲飛。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攻中山，取石邑封龍，蓋此。

⑩呼延翼：晉書北狄傳云：「匈奴四姓

有呼延氏、卜氏、蘭氏、喬氏，而呼延氏最貴。」按漢書匈奴傳：「其大臣皆世官，有呼衍氏、蘭氏、其後須卜

氏，此三姓，其貴種也。」呼延氏卽呼衍氏，卜氏卽須卜氏。

⑪西明門：洛陽城西面南頭第二門。

⑫聰南屯洛水：洛水流經洛城之南。

⑬嵩山：嵩山在河南郡陽城縣，今河南省登封縣境。

⑭屬赴水

死：晉書劉淵載記曰：「聰聞留軍失利，馳還，屬懼聰之罪已也，赴水而死。」

⑮運車在陝，糧食不支數

日：運車，運糧之車。胡三省曰：「聰自宜陽而東，又南進屯于洛水，旣爲晉所敗，運車在陝，糧道隔絕。」

⑯龍驤：謂淵族子曜。淵以曜爲龍驤大將軍。

⑰歲在辛未：時歲在己巳，辛未蓋後二年。

⑱宕渠：

宕渠縣，漢屬巴郡，自蜀漢以來屬巴西郡。故城在今四川省渠縣東北。⑲襄城：襄城縣，漢屬潁川郡。宋書州郡

志曰：「魏分潁川爲襄城郡。」治襄城，今河南襄城縣卽其舊治。⑤信都：信都縣，漢屬信都國，後漢屬安平國，晉仍之，卽今河北省冀縣。

卽大梁縣之倉垣亭也。」

故城在今河南省內黃縣西北。

十五年惠帝永興元年。

⑥無慮：無慮縣，前漢屬遼東郡，後漢屬遼東屬國，晉省，故城在今遼寧省北鎮縣。

⑦內黃：內黃縣，屬魏郡。應劭曰：「陳留有外黃，故加內。」蓋戰國魏之黃邑。

⑧且迎其家：彌東萊郡人，東萊屬青州。

⑨和演之死也：演死見卷八

四年西元三一〇年

(一) 春，正月乙丑朔，大赦。

(二) 漢主淵立單徵①女爲皇后，梁王和爲皇太子。大赦。封子又爲北海王，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。

(三) 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，拔白馬，王彌以三萬衆會之，共寇徐、豫、兗州。二月，勒襲鄆城，殺兗州刺史袁孚，遂拔倉垣，殺王堪，復北濟河，攻冀州諸郡，民從之者九萬餘口。

(四) 成太尉李國鎮巴西，帳下文石殺國，以巴西降羅尙。

(五)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②錢璿及揚州刺史王敦，璿謀殺敦以反，敦奔建業告琅邪

王睿，增遂反，進寇陽羨^③。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，周玘糾合鄉里，與逸等共討增，斬之。玘三定江南^④，睿以玘爲吳興太守，於其鄉里置義興郡^⑤以旌之。

(六) 曹疑自大梁引兵而東，所至皆下，遂克東平，進攻琅邪。

(七) 夏，四月，王浚將祁弘敗漢冀州刺史劉靈於廣宗，殺之^⑥。

(八) 成主雄謂其將張寶曰：「汝能得梓潼，吾以李離之官賞汝。」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，旬琦等信之，委以心腹。會羅尚遣使至梓潼，琦等出送之，寶從後閉門。琦等奔巴西，雄以寶爲太尉。

(九) 幽、并、司、冀、秦、雍六州大蝗，食草木牛馬毛皆盡。

(十) 秋，七月，漢楚王聰、始安王曜、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，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，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，殺之，河內人執整以降，漢主淵以整爲尚書左丞。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，自爲塢主^⑦，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。

(十一) 羅尚卒於巴郡，詔以長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。

(十二) 庚午(初九日)，漢主淵寢疾，辛未(初十日)，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，長樂王洋爲太傅，江都王延年爲太保，楚王聰爲大司馬、大單于^⑧，並錄尚書事。置單于臺

於平陽西，以齊王裕爲大司徒；魯王隆爲尙書令；北海王叉爲撫軍大將軍，領司隸校尉；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，領單于左輔；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，領單于右輔；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；王育爲右僕射；任顗爲吏部尙書；朱紀爲中書監；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；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；安昌王盛、安邑王欽、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，分典禁兵。

初，盛少時不好讀書，唯讀孝經論語，曰：「誦此能行足矣，安用多誦而不行乎？」李熹見之，歎曰：「望之如可易^⑨，及至肅如嚴君，可謂君子矣！」淵以其忠篤，故臨終委以要任。

丁丑（十六日），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，已卯（十八日），淵卒^⑩，〔考異〕

十六國春秋，八月丁丑，淵召太宰歡樂等受遺詔，己卯，卒，辛未，葬。按長歷，七月壬戌朔，十六日丁丑，十八日己卯，八月辛卯朔，無丁丑、己卯及辛未，辛未乃九月十一日，蓋淵以七月卒，九月葬，十六國春秋誤也。

太子和卽位^⑪。

和性猜忌無恩。宗正呼延攸，翼之子也，淵以其無才行，終身不遷官；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，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，乃相與謀說和曰：「先帝不惟輕重之勢，使三王總疆兵於內^⑫，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^⑬，陛下便爲寄坐耳！」和早爲之計。和，攸之

甥也，深信之。辛巳夜（二十日），召安昌王盛、安邑王欽等告之，盛曰：「先帝梓宮在殯，四王^⑤未有逆節，一旦自相魚肉，天下謂陛下何？且大業甫爾，陛下勿信讒夫之言，以疑兄弟；兄弟尚不可信，他人誰足信哉？」攸、銳怒之曰：「今日之議，理無有二^⑥，領軍是何言乎？命左右刃之。盛既死，欽懼，曰：「惟陛下命。」壬午（二十一日），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，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，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，使尚書田密、武衛將軍劉瓚攻北海王叉。密、瓚挾叉斬關歸于聰，聰命貫甲以待之。銳知聰有備，馳還，與攸、乘共攻隆、裕，攸、乘疑安國、欽有異志，殺之。是日，斬裕，癸未（二十二日），斬隆。甲申（二十三日），聰攻西明門^⑦，克之，銳等走入南宮，前鋒隨之。乙酉（二十四日），殺和於光極西室^⑧。收銳、攸、乘，梟首通衢。

羣臣請聰卽帝位，聰以北海王叉，單后之子也，以位讓之。

〔考異〕載記作叉，十六國春秋作叉，今從之。

又涕泣

固請，聰久而許之，曰：「叉及羣公正以禍難尙殷，貪孤年長故耳！此家國之事，孤何敢辭？俟叉年長，當以大業歸之。」遂卽位。大赦，改元光興。尊單氏曰皇太后，其母張氏曰帝太后，以叉爲皇太弟，領大單于、大司徒，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。呼延氏，淵

后之從父妹也。封其子粲爲河內王，易爲河間王，翼爲彭城王，曄爲高平王。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以石勒爲并州刺史，封汲郡公。

(十三) 略陽臨渭氏酋蒲洪^⑤，驍勇多權略，羣氏畏服之。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，洪不受，自稱護氏校尉、秦州刺史、略陽公。

(十四) 九月辛未(十一日)，葬漢主淵于永光陵^⑥，諡曰光文皇帝，廟號高祖。

(十五)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，詔書遣還鄉里。流民以關中荒殘，皆不願歸。征南將軍山簡、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，促期令發，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^⑦，破之。於是馮翊嚴巖、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，殺令長以應之，未幾，衆至四五萬，自號大將軍，領司、雍二州牧，稱藩于漢。

(十六) 冬，十月，漢河內王粲、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。石勒帥騎二萬會粲于大陽，敗監軍裴邈于澠池，遂長驅入洛川。粲出轅轅，掠梁、陳、汝、潁間，勒出成臯關^⑧，壬寅(十三日)，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，爲讚所敗，退屯文石津^⑨。

(十七) 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部^⑩，遣使卑辭厚禮，說鮮卑拓拔猗盧以請兵。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，遂破劉虎、白部，屠其營。琨與猗盧結爲兄弟，表猗盧

爲大單于，以代郡封之爲代公。時代郡屬幽州，王浚不許，遣兵擊猗盧，猗盧拒破之，浚由是與琨有隙。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，民不相接，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，從琨求陞北^⑤之地，琨不能制，且欲倚之爲援，乃徙樓煩、馬邑、陰館、繁峙、崞^⑥五縣民於陞南，以其地與猗盧。

〔考異〕懷帝紀：「永嘉五年十一月，猗盧寇太原，劉琨徙五縣居之。六年，八月辛亥，劉琨乞師于猗盧，表盧爲代公。」宋書索虜傳在永嘉三年，晉春秋

在永嘉四年，且云「猗盧率萬餘家避難，自雲中入鴈門。」後魏序紀在穆帝三年，即永嘉四年也。琨集永嘉四年六月癸巳上太傅府牋云：「盧感封代之之恩。」故知在四年六月之前。又琨與丞相牋曰：「昔車騎感猗盧救州之勳，表以代郡封爲代公，見聽，時大駕在長安，會值戎事，道路不通，竟未施行。盧以封事見託，琨實爲表上，追述車騎前意，即蒙聽許，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。浚以此見責，我狄封華郡，誠爲失禮，然蓋以救弊耳，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塵。此禮之失，浚實啓之。浚遂與盧爭代郡，舉兵擊盧，爲所破，紛錯之由，始結於此。鴈門郡有五縣，在陞北，盧新并靡官，國甚疆盛，從琨求陞北地，並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間，既非所制，又於琨殘弱之計得相聚集，未爲失宜。即徙陞北五縣著陞南，盧因移頗侵逼浚西陲，圍塞諸軍營，浚不復見怨危弱而見罪責。」以此觀之，盧非避難而來也。由是猗盧益盛。琨遣使言於太傅越，請

出兵共討劉聰、石勒，越忌苻晞及豫州刺史馮嵩^⑦，恐爲後患，不許。琨乃謝猗盧之兵，遣歸國^⑧。

〔考異〕後魏序紀曰：「劉琨乞師救洛，穆帝遣步騎二萬助之。東海王越以洛陽饑荒，不許。按琨與丞相牋曰：「琨傾身竭辭，北和猗盧，遂引大眾，躬啓戎行，即具白太傅，切陳愚見

。取賊之計，聰宜時討，勒不可縱，而宰相意異，所慮不同，更憂苻晞、馮嵩之徒，而稽二寇之誅，遣使折抑，挫臣銳氣，臣即解甲，遣盧衆歸國。」若猗盧果遣衆赴洛，琨安得不言也。劉虎收餘衆西度

河，居朔方肆盧川^⑨，漢主聰以虎宗室，封樓煩公。

（十七）壬子（二十三日），以劉琨爲平北大將軍，王浚爲司空，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

單于。

(十八)京師饑困日甚，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，使入援京師。帝謂使者曰：「爲我語諸征、鎮，今日尚可救，後則無及矣！」旣而卒無至者。

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，軍于涅陽^⑤，爲王如所敗。如遂大掠沔、漢，進逼襄陽，簡嬰城自守。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^⑥，至沔口^⑦，聞簡敗衆散而還。

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，王衍以爲不可，賣車牛以安衆心。

山簡爲嚴疑所逼，自襄陽徙屯夏口。

(十九)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，王如、侯脫、嚴疑等聞之，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。勒擊之，盡俘其衆，進屯宛北。是時候脫據宛，王如據穰^⑧，如素與脫不協，遣使重賂勒，結爲兄弟，說勒使攻脫。勒攻宛，克之。嚴疑引兵救宛，不及而降。勒斬脫，囚疑，送于平陽，盡并其衆，遂南寇襄陽，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^⑨，還趣襄城。王如遣弟璃襲勒，勒迎擊，滅之，復屯江西。

(二十)太傅越旣殺王延等^⑩，大失衆望，又以胡寇益盛，內不自安，乃戎服入見，請討石勒，且鎮集兗、豫。帝曰：「今胡虜侵逼，郊畿人無固志，朝廷社稷，倚賴於公，